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鹿洲初集卷二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主簿臣周　鉉

謄録監生臣曹夢齡

鹿洲初集　　別集類六　國朝

提要

臣等謹案鹿洲初集二十卷

國朝藍鼎元撰鼎元有平臺紀略等書已著録是集為其友曠敏本所編初定于雍正丙午越六年壬子又合其續稿重汰定之仍為二十卷故前有敏本序後又有敏本紀各述其

始末鼎元喜講學又喜講經濟于時事最為留心集中如論閩粵黔諸省形勢及攻勦臺灣事宜皆言之鑿鑿得諸閱歷非紙上空談之比至于所敘忠孝節烈諸事亦點染生動足裨風教其中如論直隷水利之類生長南方不能達北方水性未免掇拾陳言與顧太史書之類自雪冤謗襍以輕薄詆詈尤為所養不宏然文筆條暢多切事理在近人文集

之中猶可謂有實際者固與雕章繪句殊矣

乾隆四十四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鹿洲初集原序

論者曰文章之盛衰因乎風氣漢近周秦風氣最上至晉而降焉六朝以下又降焉此其說非也秦之時詩書燒矣學士殺矣董賈匡劉承秦之後火盡薪傳葢皆自開運會者於風氣何與哉且夫障百川而迴狂瀾此昌黎所以起八代之衰而永叔即得之以挽五季之靡者也丈夫之生也將使鴻業勒鼎鐘大名垂宇宙坤可轉而乾可旋而謂文章獨限於風氣耶余讀鹿洲之文而

益恍然矣今夫前人之學崇經濟後人之學工文章經濟文章非兩途也而後人岐之其經濟非也其文章亦非余謂有掀揭之經濟自有炳蔚之文章臯益伊周其文章詎不冠千古哉六經經濟之文章也括六經以為文則文章莫非經濟西京之盛學士大夫各専一經類能自成一家言江都之繁露長沙之新書歴久而莫能磨滅者一根柢於麟經一胚胎於戴記也然而江都之文疎而未密長沙之文博而未精酋萃六藝超越諸家

惟中壘為最而說者謂中壘之文考古甚精按今未審蓋經濟之文章若斯其難也鹿洲經濟之儒文章之匠也其志存乎世道人心其心繫乎生民社稷其為文如萬斛之泉隨地湧出而無不逢其源凡以攄其心志之所欲宣也是故刊有道之碑殉陣罵賊必録也表柏舟之節投繯刲股必録也風俗之貞淫必紀之欲躋叔季於淳古也形勢之要害士馬之強弱必紀之欲奠封疆於磐石也海洋之情狀蠻徼之咽喉必紀之直欲使禹

跡之所未經莊蹻之所不到盡與享王之列也於戲鹿洲一海濵儒者耳往者臺疆之變倚馬傳檄經濟之文章直須寸楮而千里肅然彼司馬諭蜀詎足為鹿洲擬耶葢醖釀經術考乎古者無不精而周覽世務按乎今者無不容起西京諸人於今日其以鹿洲之文章為何如哉若乃採爾雅之餘摛文選之艷雖戞玉而敲金含商而吐徵於鹿洲之文章無當也鹿洲胸羅山海之經匪供攟拾手披職方之志不逞才華余聞之鹿洲曰相

如挼藻不可登孔氏之門葢鹿洲真能轉移風氣者而文章自足千古矣余與鹿洲連床者三年得徧讀鹿洲之文章用弁數言以附不朽海內讀鹿洲之文者以余言為有當否也雍正四年丙午冬十有一月朔日衡山曠敏本序

予自丙午都門序次鹿洲初集於今六七年矣中間光景變態已多鹿洲學問每與閱歴俱進丁未戊申見其政治卓然若古循良己酉遭禍窮愁險難之中而學益

大進予讀棉陽學準幸濂洛真傳猶在今日知鹿洲之自任斯道者重也讀公案偶紀讞折疑獄鈎致出奇駭駭有孝肅遺意焉庚戌季夏復會鹿洲于五羊城則著述已充棟矣合前初集命予評騭今又續寄附益之予為編輯二十卷盖三年坎坷他人所不能堪鹿洲獨視為大塊假我進德修業之地寸陰是惜秉燭達宵先聖所云無入而不自得於此見之集中所載以有關世道人心裨益民生吏治為主而雕蟲小技不足以明聖賢

之道開顓蒙之惑者不與焉蓋道之顯者謂之文非世俗之所謂文也壬子夏四月既望曠敏本再題

鹿洲初集卷一

廣州府知府藍鼎元撰

書

上陳大中丞請修明史綱目書

國有史官助賞罰者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若勝國史尤為殷鑒史所重在褒貶是非非止記事記言作行狀日錄已也是以垂法戒昭勸懲誅亂賊于既死表芳徽

於千載故曰一字之褒榮於華衮一字之貶嚴於鈇鉞
古之史不一家司馬子長創本紀列傳書表諸體班氏
父子仍之易書為志歷代作者自范蔚宗以下皆祖馬
班而史才史筆遠不及矣涑水司馬温公本春秋編年
之法輯成資治通鑑治亂興亡瞭如指掌而義例未精
予奪不無失當然陽朱子因之作為通鑑綱目大書以
提要分註以備言表年著統起威烈終五季千三百六
十年間義精事核卓乎可繼春秋紹先聖筆削之旨元

儒金仁山斷自唐虞為補前編明憲宗命儒臣商輅等
續宋元以成後紀萬歴中渭上南軒又雜采宄義以來
核而可信者列於前編之首可謂至詳且備獨有明一
代闕如也我
皇上弘開史局命諸臣纂修明史經歴多年草野愚生
不登館閣無由披覽一二茫然弗知其體裁太抵遠紹
馬班為二十一史之續竊不自量欲進一言以為有明
一代綱目不可不宗紫陽而修而繼之當髙帝奠鼎金

陵肇造區夏天錫智勇經營弘遠比及仁宣之世綱舉目張頗稱願治英宗北狩南內奪門社稷宗廟殆哉岌乎孝宗君臣兢兢業業海內乂安為有明列辟之冠其餘不足觀矣閹寺執柄于中權奸蒙蔽于外大禮聚訟三案紛爭客魏造妖縉紳慘毒兵虛餉匱盜賊蠭起綿延至於懷宗則雖有善者無可如何然身殉社稷猶不失亡國之正也若開國繼體之初而有建文遜國之事尤世運之丁極否攘奪起自一家忠良殄其噍類天地

晦冥三綱淪斁不幸其身多歷年所又不幸其傳諸子孫世數久長使當時附和倡亂反顔事仇之輩得全其稱功頌德文飾其事以靖難之名而二三百年莫敢有昌言正論扶天理而植綱常斯亦古今第一恨事也則有明綱目之作烏可已乎二百七十年中命令之施綱紀之布民生國體安危休戚之所係不爲大書特書振千秋之衮鉞開萬古之聾瞶有世道人心之責者其何能不扼腕三歎也生懷此已久而力不逮志旣苦勞筋

餓膚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明窓靜几之下又以徵信書籍須充棟汗牛食貧不克自致每思及此終夜憮然恨不得當世有力大君子留心此道者為之執鞭供筆削校讐之役幸際執事於今日可謂千載而一時執事剛方正直胸境無偏私之累復當寛大不諱之朝是是非非無所牽掣可以春秋之直道行之任撫循閩疆之重順風而呼可謂貧無其力手敢請動文無礙錢糧開館纂修廣求明代書籍以備徵信擇淹通有才識心術醇正

之士一二人與生共事執事綜其大成補百代之欠缺豐功偉業與紫陽並不朽矣執事冰蘗之操非人所及每秩滿遷官必將所積羨餘呈進內帑區區修史之費諒無介懷以貫朽無用之財為不朽事業之用九重聞知以為所進於上者多也草野愚生罔識忌諱惟執事諒察

上車學憲請補漳浦縣鄉賢書

鄉賢之有祠古所謂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者也至今日

而直道泯矣宋教授黄灝曰凡祀于學不以功徳名位諸不在六藝之科不知父子君臣夫婦朋友之義不知正心誠意修身謹獨之學者咸不在列益祀典若斯之嚴也今則不然子孫之貧富貴賤即祖宗之賢否進退雖有庸碌不顧名節一子富貴盡葢前愆金帛之佈置吏胥之慫恿當事以為賢則從而祀之鄉之人無如何也不幸子孫式微將伯無力即忠貞垂天壤學行冠古今終不能分賢祠之俎豆前輩謂今鄉賢為有力者祠

堂嗚呼不其然乎漳浦鄉賢祠祀唐潘存實宋高登陳景肅楊仕訓以下五十六人文章氣節理學經濟忠孝隱逸之彦亦既彬彬可觀較他郡邑為獨盛中間或有富貴倖邀名浮於實者亦不過一二人無大刺謬較他郡邑賢祠之濫收則又相去霄壤不可謂非學校之幸也惟是子孫式微將伯無力忠貞垂天壤學行冠古今而不能分賢祠之俎豆者亦往往有之不惟有之且指不勝屈非生斯土與官斯土者之責乎理學宜祀也則有若

宋蔡蒙齋元鼎明陳布衣眞晟元鼎當五季衰亂隱居不仕講學大帽山麓生徒至者千人所著語孟講義大學中庸九經解洪範會元等書朱文公扁其祠曰立志聖賢眞晟學問純粹嘗詣闕上書請補正學上程朱正學纂要作心圖二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與周子太極圖說相發明又作正教正考會通規制詳密學士張元楨曰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眞吳許二子亦未是卒後四十年舉祀鎮海鄉祠

令衛廢祠沒浦邑生長之鄉鄉祠弁乏其主此不可不
補者也忠烈宜祀也則有若宋陳格明周宗起涂仲吉
陳格為宋海舟監簿帝昺既亡從容死難於崖山有忠
義六詠兄植歛袍笏招魂葬之周宗起洪武進士任寺
丞建文帝之難父子俱投琴川死涂仲吉以太學諸生
聞黃道周詔獄不憚數千里伏闕申救忤旨廷杖至百
下錦衣衛究鞫苦楚萬端栲其指盡折不少挫懷宗感
悟與道周俱論戍尋赦歸明亡不食十餘日嘔血而死

著書立說有功後學宜祀也則有若江晉雲環環為平湖令廉能著聲為御史方正謇直所著詩經衍義一書為士林所宗有裨後學甚大浦邑雲霄朱子祠士人私議以晉雲配享葢佩服其書不忍忘所自也經明行修直言敢諫宜祀也則有若陳汶輝何楷汶輝元末隱居明太祖屢徵不至比之伊吕孔明及天下既定以經明行修應詔授給事中終大理少卿奏除吳松征税辨劉基徐達之見疑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復疏請法程顥

所陳十事山東張廉使其鞭笞内臧太祖欲處以大辟汶輝力爭封還御旨帝怒遣指揮押赴刑部至金水橋賦詩投水死太祖悼之殺指揮製文祭焉何楷天啓進士以魏忠賢擅權不謁選而歸講學紫芝書院崇禎時為諫官劾撫臣楊一鵬按臣吳振纓輔臣溫體仁王應熊又疏禁止内操及慎刑八議楊嗣昌奪情楷與黄道周林蘭友劉同升趙士春先後糾參長安謂之奪情五諫楷執法不避權貴遷南禮部丁内艱歸鎮海學宫傾

頹楷更新之平生好學不倦淹博為黃道周所推服著孝經易經訓詁詩經世本春秋繹等書居官廉能知人造士宜祀也則有若蔡思充林宰思充為東陽令廉名大著有不取民間一寸絲之頌拔倪元璐于穉齡卒為名臣在太常時以議許世子不嘗藥忤璫告歸尋起刑部多所平反極陳科場關節盧州撫關數大案辭義激烈終工部尚書事親孝與人恕而臨大節決大議確然不可拔没而人思之林宰為四川布政使政聲大震樊

龍樊虎之夔親援桴鼓以厲將士召女土司秦良玉設計擒之分典鄉會試得鄒之麟劉之鳳耿如杞林贄等皆一代名豪識馬世奇於童子中時稱冰鑑以兵部侍郎致仕居鄉善行尤多有販夫以同儕待宰宰亦笑受之雅量高致時人莫及也骨鯁性成臨大節而不可奪宜祀也則有若盧化鰲林銘球黃易化鰲爲縣令以執法忤湯賓尹而賓尹重之陞吏部主事文震孟推其勁節而魏璫忌之與楊漣左光斗等二十七人同下詔獄

削籍歸崇禎初録用東林諸君子起復原職陞文選郎中以病乞休林銘球為御史彈劾大閹王坤薦起黄道周論救魏呈潤治勲戚不法者糾總督梁廷棟直聲震朝野按楚特叅岷王長史貪虐不法狀為王反訐幾陷不測黄易順治進士授歸化令冰蘗自矢禦藩商去悍弁赫赫有廉能聲耿精忠反易大書署壁云一日在天地之間取義成仁無負所學無負所志百年存忠孝之念致身竭力不忘乎親不忘乎君遂削髮變姓名從間

道入粤與東繼叛潛迹江右聞大師入閩乃詣康親王
王嘉其忠疏聞于
朝方奉
旨議叙而遽疾卒贈按察司僉事賜祭葬祀歸化名宦
馬是十三君子者方輿之砥柱暗室之明燈非徒一鄉
之賢天下之賢也或載國史或載理學源流或載省志
郡志邑志非偶元一人之私言天下之公言也鄉先生
可祭于社與黄灝所云祀典正自有合而明禋久缺或

二三百年或百十年莫有過而問者謂秉彛好德人心同然其誰信之今之從祀者既不必如灝所云如灝所云又以子孫之故不得從祀九原有知能無抱恨于燕詒哉夫顯微闡幽維持風教官斯土者之責也表揚前哲獻納芻蕘生斯土者之責也上下各有專責原不必問諸其子孫其子孫之式微者中絶者固無俎豆之想其子孫之稍能自立而有志者或以學校祀典聽之公論不敢佈賂營求以汚其宗祖是正人君子終無舉祀

於鄉之日也漳浦黃石齋先生祀典尚遲至今幸蒙執
事表彰忠節舉祀鄉祠諸君子或為石齋前輩或與石
齋共事為所推服或舍命相救與石齋同患難則與石
齋同歆俎豆亦事之不可已者也但今一旦而補十三
人未免驚世駭俗且近來陋規文書經歷之處各衙門
胥役俱有需索今一旦而補十三人上下無一錢之獲
其勢亦决不可行草野愚生惟有姑存此論而已矣然
天下非常之事惟非常人能為之祀典不當一人已覺

其多名教有光百人猶以為少或就中斟酌擇其無後者將泯没者而先祀之俯仰今昔嘂元益痛心三人也周宗起當燕王簒逆之時父子俱投琴川死是方孝孺黄觀之流亞也縣志載宗起事實竟不能詳但云史逸其名鄉無傳祀室廬墳墓尚在橡潭其子既忠且孝併不能舉其名氏則自今以往百年十年安知不併琴川之事而泯滅之精忠貫日兩世捐軀其報如此此忠臣孝子所慟哭流涕者也江環詩經衍義一書闡紫陽之

精縕閩人應制舉者莫不奉為正宗今縣志併逸其傳
止著書門類附載一筆而已喁元再三博訪文獻求其
軼事杳不可得近始於莆尾江氏家乘得其涖平湖試
御史建國本救纍臣數事其平日鏤心嘔血著成一書
幸已風行海内又不幸不得一賢子孫能傳其事未百
餘年風流歇絶載筆君子又不留心考究郡邑志乘遂
致闕略倘不及今表揚後之人其孰能知之乘人之車
食人之禄且有全軀保妻子者涂仲吉藐然諸生又在

數千里外伏闕陳言自蹈湯火至於廷杖折指不少挫衂較之高登陳東其難更甚論救石齋兩疏淋漓切直忠肝義膽照耀寰區此尤古今之奇人可以愧凡為臣者昔與石齋同患難令不得與石齋共歆饗亦事之深可痛者也以周宗起江環涂仲吉三人之彪炳宇宙尚且寂寂無傳幾於泯沒則輕塵弱草之論將灰為善者之心顯微闡幽維持風敎寧非今日之急務乎必不得已擇其將泯沒者而先祀之則此三人確乎不可易矣

蔡蒙齋陳布衣二先生非時代所能泯沒陳汶輝何楷盧化鰲林銘球等諸先生國史鋪張亦可無慮泯沒然祀典有缺終留一方之遺憾今日幸遇執事不可謂非千載一時也天下非常之事惟非常人能為之舉動無私心合天理而當人情即日補百賢不虞其驚世而駭俗况僅僅此十三人哉嗚元為世道人心計懼先哲之懿行湮沒不彰不揣固陋妄獻芻蕘字多繁冗詞不雅馴伏惟執事勿吝覽觀酌其可行者而表章之庶無失

鄉先生祭社之義史遷所謂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愕元將為十三先生拜高厚之賜矣

上宋觀察請修漳州府志書

竊惟古今不能一日無治亂是非沿革損益之端則不可一日無史天下不能使一方無治亂是非沿革損益之事則不可一方無志故夫郡邑之有志亦猶國之有史也鑒於國史而知往古興亡得失之故觀於郡邑之志而知一方風俗之淳漓民生之利病疆域之大小山

川形勢之要害户口田賦兵防學校之盛衰前後有司之賢否忠孝節烈理學經濟高人逸士之屈伸消長較若列眉是以一方之士一方之長需夫郡邑之志也比之國史為尤甚漳州郡志自萬歷後無增修者舊本亦散佚不可得故漳士多白首未寓目焉閼元於甲申初夏在學使宫坊沈公官署始見抄本殘缺蕪穢烏焉魚魯翻閱未終掩卷三歎爾時欲進一言而學政絮多輶軒奔走於道路未敢啓口復念纂修國史者史臣之事

也增修郡志者司牧之職也責有所屬而任各有專重也然則孰為一方之司牧將非觀察與刺史乎觀察刺史所以教養一方之吏民者也教之則宜使之知所觀感養之則宜存其因革盛衰興利去弊之由郡志不修而欲化民成俗使人慕善而戒惡也難矣故觀察刺史之宜修郡志也比之史臣修國史為尤甚且漳自萬歷以後文章氣節理學經濟之儒比肩而起若周綿貞黃石齋林浴元陳平人亹州何黃如諸先生國史猶能鋪

張梗縣以昭示將來而本州獨闕焉尤非所以表明教化廣厲人心之道也禺元不敏竊謂吾漳郡志之宜修比之他郡為尤甚第史才史筆自古難之非當世之鉅公宗匠不能留心於此而非當世之鉅公宗匠亦不能操筆削之柄所以聽其蕪穢殘缺而有待於今日也執事以雕龍繡虎之才生名宰相之家日承冢宰公庭訓五車二酉之書固已幼而學之自膺簡命來巡海邦未數月而汀漳之民皆言執事之善於養

人利弊無不悉也善於敎人勸懲無不周也孰不踴躍激
厲以自奮於今然鑒於古者猶有闕也則郡志之增修舍
此時其何待乎今設或告執事曰有一人於此耳目聾瞶
手足痿痺心痗腹瘕中有蚘聚良醫見而憫之為之藥以
調劑之手足腹心之疾皆去獨去其耳目之聾瞶而不為
之所執事且以為何如醫也今夫郡志是一郡之耳目也
執事下車以來手足腹心之疾皆治之矣而耳目之司
曾不加意漳士民必且咨嗟嘆惋謂遇鉅公宗匠而亦

猶然苟安則有終於聾聵而已矣士君子居得為之時遇不得不為之盛事進退前古昭垂來葉非獨有裨一方亦且聲施於不朽此葢曠世遭逢難以多得者也必欲讓大美於後人竊為執事惜之請擇縉紳先生山林遺逸及多士之博洽者分理其事各抒聞見執事總其成進退而筆削之以作史之三長成一郡之志書易易耳愚元年少狂妄亦知出位之誅近于杞人之憂但工書言事古之人有行之昌黎南豐眉山父子皆自薦拔以

求進用慷慨激昂言之亹亹忘倦况禺元於世無所求而汲汲以陳者又皆世道人心之所係是以冒昧而忘其僭越之罪焉

上張大中丞書

伏自去冬拜别函丈已經十旬山川遼遠未嘗肅東問候疎慢之罪莫可名言二月二十六日承辱書召禺元即赴三山三月九日又承來書十一日蒙本郡太守敦促起行十二日又接廵捕官傳諭待禺元甚急禺元何

人感愧交集深惟執事以中州大儒倡絶學於海表九郡一州之士望門牆而不得入者何可勝數鼎元漳江小子鹿鹿無有寸長侍側一載回家未及四月又蒙屢次徵召固宜聞命即行疾走七八百里猶恐其後也然而事有所難欲陳於長者之前則有瑣屑冒瀆之罪默而不言又有違命之愆若執事肯加寛恕略賜觀覽知其實有隱衷非敢有所希冀則請得而言之鼎元幼喪父賴祖父母及寡母黽勉提攜以至今日今大父年八

十有九大母年八十有二去日苦多此境豈能長得況自高曾以來世以詩書為産業堂上有耄耋之親郛外無升斗之田筆耕舌耨尚不足以供菽水豈容遠適他鄉以饔飧細事貽老祖之憂哉且所憂者尚不止此冐元有弟已長而未成人有妹愆期而不能嫁每思及此中夜起立況乎老人善憂安能一刻忘加以先君之柩歷年既多未歸於土凄風苦雨之秋淚未嘗不潸潸下也夫冐元雖不才頗知義利之辨苟為非義之獲雖

千金在前不以易吾素豈肯妄受人憐有所希兾者哉所以孶孶汲汲筆耕舌耨者亦自竭其力以奉其親無一毫願外之意也少時狂妄喜為文詞自日侍執事細觀先儒之書始知聖賢之道終身行之而不窮然其最切者不外人倫日用之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皆是道也今也有九旬之祖而不能養有久停之柩而不能葬有愆期之弟妹而不能為之所自逃其身於七八百里之外以博美衣豐食即使學問宏博推倒一世執事亦

何取乎此等人耶昔唐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教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愚元今日所以躊躕再四欲行不能明知違命而不敢顧正深體執事之心者也不然愚元蓬茅下士耳以大儒開府之尊忘分而教誨之豈不為榮又有萬卷足以供探討良友足以資講習豈不為快客歲追隨獨蒙格外顧盼恩禮之隆常往來於胸中而不能去豈忍久離左右

者今且勉强經營若得苟完一二即疾趨赴省恭承至教固所願耳平生恥言家事雖親故有問未嘗一答曩侍執事一年亦不敢稍露毫末者葢恐形迹之間似乎有所希冀也今承不棄徵召再三若復默默無言則恐執事不知其所以違命之故將責以自暴自棄之罪故敢竭其愚衷伏惟俯垂鑒諒焉

與友人論淅尼書

天下尼僧惟淅中最盛即杭嘉湖三府已不下數十萬

人其係本人自願出家無十分之一也皆因少時父母貧寒為老尼所惑鬻與為徒洎乎長大不能自脫而凡為尼者又皆多購致閨女欲使教門興旺長養禁錮終其身無婚姻之日夫人情不甚相遠男欲婚而女欲嫁雖在聖賢必不能易今無故驅此數十萬人長吁短歎於清冷寂寞之中即使果守戒律盡屬氷清玉潔其怨氣已足以干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况其踰閑蕩檢多有不可問乎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斯盛王之治爾士君子居宰相之位則必思燮理陰陽
任民牧之官則必圖移風易俗豈得以為迂遠而不切
事情哉愚嘗過蘇杭之間見街巷標榜下胎神藥絶孕
奇方不勝驚歎謂風俗之壞何為一至此極市人為余
言皆為蘭若尼僧而設然則蘭若之名乃青樓之别號
也以此蘭若之人往來士庶人家小則耗人財物大則
辱人家聲其為風俗之害可勝言耶足下今日有世道
人心之責諒不忍漠然視之發政施仁遂彼室家之大

顧知高明必有以處此矣

論海洋弭捕盜賊書

國家東南環海萬里汪洋舟楫利涉為民生之大利其間宵匪潛伏出没行刼亦為方隅之隱憂盛京一帶灣岸向來為洋盜避風之所令旅順口水師足資彈壓山東洋面冷落非賊所戀一年之間不過偶一二至江浙閩廣則自二三月至九月皆盜艘刼掠之時今天下太平非有所謂巨賊不過一二無賴饑寒逼身犯法潛逃

寄口腹于烟波浩蕩之際而往往不能廓清歲歲為商民之患則以商船不能禦敵而哨船不能遇賊之故也原賊之起其初甚微止一二人容約三五人潛至港口窺伺小艇附岸徑跳登舟露刃脅舟人駕出外港遇有略大之漁船則詐稱買魚又跳而上再集匪類至十餘人便敢公然行刼此粤東所謂踏斗者也出遇商船則亂流以截之稍近則大呼落帆商自度無砲火軍械不能禦敵又船身重滯難以走脱聞聲落帆惟恐稍緩相

顱屏息俟賊登舟細縶賊或收其財物將船放回或連船刼駕他往雖不願從亦暫相依以冀旦晚刼換一入其黨則與之化日久日多遂分為一二船勢漸以大此等小輩無他伎倆但使商船勿即惶恐下帆又有砲械可以禦敵賊亦何能為乎愚以為商船皆有身家斷不敢思為匪以自喪其身家性命而且一船下水必有族鄰鄉保具結地方官查驗烙號給與護船牌照方敢出外貿易此等有根有據之人豈不可信而必禁攜鎗砲

使拱手聽命於賊若以族鄰保結不足憑則不應給與
牌照既可給與牌照則可聽其隨帶防船器械倘得請
旨勿為拘牽弛商船軍器之禁則不出數月洋盜盡為
餓殍未有不散夥回家者也哨船之不能遇賊皆謂萬
頃渺茫從何捕起風濤險惡性命可虞不知賊船在近
不在遠沿邊島澳偏僻可以停泊之區試往搜捕百不
失一盜彼雖名為賊未嘗不自愛其生陡遇颶風未嘗
不自憂覆溺各省匪類性雖不同然皆必有坳塽可避

颶颶乃能徐俟商船之往來必待天朗風和乃敢駕駛出洋以行刼其貪生惜死之心同則哨緝之方堵截之候無不同也向來各省巡哨實心者少閩海經臺灣變亂有懲羮吹虀之思稍異從前積習其他不過奉行故事而已每欲出巡必預張聲勢揚旆徐行一二月未離江干又于舟中旦暮鼓樂舉砲作威是何異呼賊船而使之避也若使巡哨官兵密坐商船以出勿張旗幟勿鼓樂舉砲作威遇賊船嚮邇可追即追不可則佯為遜

避之狀以堅其來挽舵爭據上風上風一得賊已在我
胯下我則橫逼賊船如魚比目並肩不離順風施放砲
火百發百中兩船既合火罐火藥桶一齊拋擊雖百賊
亦可禽也所有銀錢貨物盡賞士卒勿許將弁自私自
利首功兵丁拔補把總將弁以次陞遷無得掩抑則將
士之功名財利俱在賊船將不遑寢食以思出哨也抑
愚聞在洋之盜十犯九廣則弭盜之法尤宜加意於粵
東粵俗悍鷙貪頑不必財物豐多但殺一人可得銀五

錢則欣然以為勝屠一豕自潮州沿海而下千有餘里半以攘奪為生涯水務習熟往來如飛而廣惠肇髙深山聚處之民往往集衆操戈載大轟以出剽掠富商大賈地方官不敢過問或家人衙役為其所擒黥面馘耳亦佯為不知而姑息焉彼此相蒙幸免盜案叅罰將來流毒不知其何所屆此則杞人之隱憂詎可以其天涯絶域置為荒遠而不足介意哉海洋相通無此疆彼界之殊朝粤暮閩半月之間可以周歴七省防範驅除萬

難稍緩愚所以敢抒狂臆願與七省商民慶萬里澄波之頌也

論邊省苗蠻事宜書

楚蜀滇黔兩粤之間土民雜處曰苗曰猺曰獞曰犵狫皆苗蠻之種類也其深藏山谷不籍有司者為生苗附近郡邑輸納丁糧者為熟苗熟苗與良民無異但性頑嗜殺或與漢民有睚眦輒乘夜率衆環其屋焚而屠之白晝出鄉井五里則惴惴憂其不還是以亦畏漢民而

尤懼官長此可以教化施恩法令馴服者也但土民之頑順惟視土司土司多寅頑不法坐縱其行兇殺奪而因以為利即使事跡敗露大吏督責無叅罰處分之加乎其身是以無所忌憚而敢于無所不為也苗民受土司荼毒更極可憐無官民之禮而有萬世奴僕之勢子女財帛總非本人所自有愚聞黔省土司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計錢大派計兩土民歲輸土徭較漢民丁糧加多十倍土司一日為子娶婦則土民三載不

敢婚姻土民一人犯罪土司縛而殺之其被殺者之族尚當歛銀以奉土司六十兩四十兩不等最下亦二十四兩名曰玷刀銀種種朘削無可告訴聞昔年有闔村離散呈請地方大吏改土籍歸流官管轄遂有更生之慶曾未幾時而土司輦賂關説又復改還土屬丁壯舉家屠戮妻子没賣為奴其他土部不得不吞聲飲泣忍受摧殘然其望見天日願如漢民沾被

皇恩則千萬人如一心四五省如一轍也愚以為苗猺

獞黎均屬
朝廷赤子當與漢民一例軫恤教化惟在地方大小吏加意綏輯使知孝弟禮讓奉公守法自然不敢行兇殺奪倘土司暴虐太甚或其民有行兇殺奪俱將該土司照漢官事例叅罰處分第漢官有罰俸降級革職而土司無俸可罰無級可降革職則子孫承襲仍舊為太土司得以暴虐其民愚以為惟有削土之一法可令土司畏慎請題定削土則例照所犯重輕削奪村落里數以

當罰俸降級所犯重大至革職者相其遠近强弱可以改土為流即將土地人民歸州縣官管轄勿許承襲併土民有不甘受土司毒虐願呈改土籍為漢民者亦順民情改歸州縣其深山窮谷流官威法所不及之處則將所削之土分立本人子弟為衆土司使其地小勢分事權不一而不能為害將來教化日深皆可漸為漢民至山中生苗責成附近土司招徠嚮化一體恩撫如此數年之閒生苗可化為熟苗熟苗可化為良善不特五

六省地方享寧靜和平之福而自唐虞以來僅傳七旬

舜干一格者至我

皇上而悉為衣冠禮義户口貢賦之區此日之堯舜賢於唐虞遠矣

鹿洲初集卷一

鹿洲初集卷二

廣州府知府藍鼎元撰

書

與荆璞家兄論鎮守南澳事宜書

南澳為閩廣要衝賊艘上下所必經之地三四月東南風盛粤中奸民哨聚駕駛從南澳入閩縱横洋面截刦商船由外浯嶼料羅烏紗而上出烽火流江而入於浙

八九月西北風起則捲帆順溜剽掠而下由南澳入粤刦獲金錢貨物多者各回家營運卒歲謂之散斗刦少無所利者則汎舟順流避風于高州海南等處來歲二三月土婆湧起南方不能容則仍駕駛北上由南澳入閩所以南澳一鎮為天南第一重地是閩粤兩省門户也鎮南之法以搜捕賊艘為先令承平日久將卒疲玩大帥養尊處優不肯輕身出海將弁奉命廵哨泊船近岸沈湎樗蒱以為娱樂遷延期滿揚帆回汛賊腙連

刦掠莫過而問或上命督責不得巳稍稍出洋則大張聲勢揚旆徐行又于舟中旦暮鼓樂舉砲作威惟恐賊船不知遠避賊亦若相體諒不來衝突自於他處行刦俄而失事之處偶屬他鎮地方則此鎮自相慶賀以為賊不敢犯吾境是則今日沿海水師之通病也吾兄前在温州威望素著搜捕賊船如探囊取物海島亡命之徒望風遠遁浙江提督吳公總制覺羅滿公僉謂兩省將才無出兄右

皇上眷兄勞績一年之中超遷大鎮又使官於家鄉晝錦殊榮則所以上報國恩下酬知巳增宗族鄉黨之光必有其道矣凡人困抑下位每不憚艱難險阻思建功名及功名既成身家為重無論追風逐濤出入水天茫淼之中非其所肯即求一二留心海務督責將弁亦難言之葢富貴之氣移人最深養尊處優盡改前轍固其宜也上偷安則下怠惰營伍廢弛則士卒弱將帥素尸則盜賊恣自古及今

必然之理前人有言曰官怠于宦成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願兄無以開府滿盈常如新進之日抖擻精神
勤勞哨緝一洗向來鎮弁積玩逡巡畏縮之習夫昇平
小醜有何難治海洋雖寬得其要如一室耳去接賊之
人賊勢自然窮蹙練兵丁選死士精器械慎機密摟醜
類而殲之治其標也平日恩威並濟必有大服軍士之
心雖使赴湯蹈火亦無所避又當知弭盜之源在乎民
風士習課農桑修學校以養以教自然不為盜賊治其

本也愚元不敏敢抒管見畧陳數事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惟吾兄察之

一哨船之接濟宜察也匪類逃躲外洋非能不食而操舟徒手而行𠫵由内地奸人接濟之也濟以糧米物食然後能久延濟以火藥軍器然後敢敵殺論者多歸咎漁船不知漁船所帶糧米斗石能濟幾何火藥軍器犯禁之物惟哨船可以攜之向來南澚地方皆守港哨船接濟如東隴港南洋港樟

林港澄海港沙汕頭海山柘林井洲各處哨船無一不接濟者而東隴海山南洋三處為尤甚每猪十隻價近百金米十石價五六十金火藥鳥鎗藤牌軍器價皆十倍潮人謂坐港之利勝於通番此之謂也夫民船犯禁官兵可緝官船作弊孰敢攖鋒是在鎮主留心稽察無使復蹈前轍海孽之肅清思過半矣

一兵丁之老弱宜換也

國家糜費金錢養一兵必得一兵之用而將官蔭空糧老弱充軍數可用者幾何南澚之兵老弱參半膏粱子弟厠身行伍生事賭博逃避差徭此之不可不汰也然沿襲既久驟行裁革未免怨聲沸騰有苛刻之議鄙意老弱之兵及病船不能衝風破浪者皆另造名冊准舉餘丁自代併不必問其為真餘丁假餘丁但人材精壯武藝高强則補之一舉不佳則再再舉不佳則三三舉而不中用則除之

官自招募勇敢强力之人以補其缺勿于此中取利馬則兵皆精兵無虚冒名糧之弊而又于每月三六九期勤行操演考其技能工拙而賞罰之使兵識将意将識兵情屹然為一方雄鎮知所向之無敵也

一親隨之精鋭宜選也雖有猛虎無爪牙不威雖有名将無左右不雄況殺敵重事可無心腹親軍死生不離者哉鄙意鎮兵既選練精壯又於精壯中

拔其武勇超羣才能出衆者約三百人為巡哨親軍特加優卹每出洋則與之俱又於三百人中擇其武藝尤精敢死不二心之士約五六十人為親隨待以心腹休戚相關遇有把總缺出量才拔補以鼓勵之擒獲賊船有金銀貨物按其多寡均分之凡隨行出哨之人共沾其惠切不可自私自利有臨陣盡力功在衆上者倍加優賞遇缺先補則敢死之軍勇氣無敵一遇賊船如鷹攫兔功名財

利悉在此中皆將翹首跂足惟恐鎮主之不出哨也

一哨船之軍器宜審也北人乗馬專以弓矢見長南人乗舟角逐于煙波浩蕩之際當其相距遼闊則弓矢無所用之及兩船既交一人能發幾矢一夫能傷幾何則莫若砲火之為功大也鄙意哨船軍器專用鳥鎗鹿銃連環子母西瓜等砲噴天筒火罐火箭佐以單刀藤牌長鎗大鈎而其餘可一槩

不用約略一船中為砲火者十之七為刀鎗者十之三賊雖有艨艟巨艦不能當官軍砲火重疊惟俛首就擒耳倘欲用箭必取諸弩而尋常之弩又不堪用必依諸葛武侯遺法作連環弩上有方箭箭分十道中藏百箭二人挽之觸機自發一發十矢隨發隨挽矢復自出每船安置十弩則瞬息間發矢千計一飯之頃萬矢連環雖有劇賊無所逃避此亦舟中之長技也

一巡哨之蹤跡宜密也兵法有奇正賊勢有大小出其不意敵乃可致往者遊䰟猖獗賊首三十二等百十連䑸聚泊大萊蕪小萊蕪等處明目張膽受千把總餽獻而不辭哨船之出非所畏也今所謂賊不過無頼之輩饑寒偪身三五成羣踏斗而出遇船小人弱則奪而駕之因其舵水糧食湊集匪類所奪船漸大然後敢公然行刦其為賊也有限其窺伺在商船貨貝財帛衣糧又必孤行離援乃

肆其侮非立意與官兵哨船為敵者也見商船則趨見哨船則避哨船輕而浮其行速商船重而滯其行遲哨船旗幟飛揚牌刀高掛商船無之此賊所能辨也鄙意哨船之出當如商船行徑勿張旗幟勿掛牌刀多運小石壓載以疑貨物有急可當軍器行莫連艅但度策應所可及若斷若續遇賊船對敵然後舉大砲為號衆哨齊集堵截環攻擒賊獲船百不失一若夫粧點軍容張揚聲勢是呼

賊船使之避耳非真心捉賊者也

一馭下之恩威宜兼濟也體恤不周則軍心怨望號令不嚴則將權不振今之為帥者意在立威則巍然自尊大視士卒死生若秦越之肥瘠微疵細過鞭撻無常左右惴惴心悸膽裂此刻薄寡恩衆心離散不可以見敵者也其矯為大度包荒則廢弛營伍兵驕而不能戢將悍而不能制法令不行朝三暮四此又當場木偶徒有人形而無生氣者也

御兵之法莫大乎體貼人情為之設身處地饑寒疾苦痛癢相關婚姻死喪酌量周邺上下相親如手足腹心之不可離至於法令一出泰山不移敢有犯者雖親無赦若穰苴違命而斬莊賈孔明揮淚而誅馬謖使軍士凜然知軍法之不可犯故令無不行禁無不止三軍之士懷德畏威此服心之上計也

一島嶼之蒼黎宜恤也用兵之道安民為先弭盜之

源撫民為本南澚僻處海中居民鮮少無地界兩省有司政教之所不及則鎮主營弁實民父母也兵丁恃黨驕恣未免欺制小民民愬鎮主而不伸則無能伸之地攖怒積怨為毒無已故約兵貴嚴待民貴寛不使强凌弱衆暴寡是則兵民一體之意也凡舉動必順民情不則去之有竊盜則為嚴緝重懲有奸棍則為草逐出境米價騰貴運載平糶雨暘不節齋戒禱祈又以春秋廵行阡陌課農

桑擇其勤者奬勵之悅色和顔如家人婦子之相親切又于每月朔望集諸生鄉耆公所宣講聖諭十六條使兵民共聽咸知為善之樂且曉然於聖天子軫念民生諄諄教誨之意而相戒相勉不敢作奸犯科亦經理海疆之要務使民無盜之原也一灣城之學校宜興也雖在海外不廢詩書雖有戈矛必興禮樂孟子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則知教化之興亦武備根本也南灣海島荒陬無

郡縣官司古未立學邇日人文駸駸乎起矣前鎮

周公特於灣城建立義學文廟祀

至聖先師捐衙門舊規水利每歲百金之入為

春秋丁祭延師脩脯之費既已勒碑刻石貽垂

來禩未竟厥施中途奄没此南灣士民所深惜

也署鎮弗給前修仍将祀業入己輿論嗤之鄙

意以為義學宜興學舍宜擴祭祀之費膏火之

資宜續捐增益春秋丁祭宜親臨釋奠萃闔灣

諸生及兵民子弟之秀者咸令入學延潭潮間名士之學行兼優才品出衆者一人為師表以教育之月課生童第其高下以鼓舞之朔望行香謁拜已畢進諸生而親切慰勞之開府忘其尊庶民興於學甚盛事也南灣舊有灣生二名一閩一廣今在廣者存而在閩者廢殊非公道捐一紙之文書請當事以開復之宏功盛業千載不朽尚於暇日加之意乎

與荆璞家兄論舟中起雷書

讀來札知吾兄巡哨南洋舟中起雷從大桅焚燒而上斃兵一人傷一人心甚不懌疑以為非吉兆具見吾兄謹天災重民命至意舟中起雷本非災異乃此舟竪桅時桅井不淨所致耳凡造成戰艦諏日竪桅桅井須拂拭乾淨不容毫髮他物若其中有竹頭木屑蚊蝇蟲蟻之類皆主起雷此常事也但君子遇災而懼百凡修省無事常如有事之防不可以為常也而忽之鄙意雷者

震也震東方也震動震疊皆非安靜恐東方有兵事將勞吾兄是故舟中起雷乃威震東方聲聞四海之象兄其建勲業於臺灣乎臺師獨當一面專制水陸數千里必于内地慎選威望鎮臣彈壓海疆或兄今歲調臺即此是矣臺地承平日久在位懈散風俗奢囂兼之山深海闊狠于野心恐不能百年無事吾兄到彼須整飭武備未雨綢繆以防亂遏孽慎固苞桑為海疆第一急務倘有宵匪嘯聚不妨稍示兵威立時清廓海外鬼蜮離竒

不可以常法處之但得有益地方可以一勞永逸免九重南顧之憂即太平將帥勲業也拘牽文義姑息養奸諒吾兄斷不出此弟意想所及憑臆妄談兄且秘而勿宣恐言之不驗為世揶揄匪小云

與荆璞家兄論臺變書

晨興出門聞市人偶語臺灣有變賊首姓朱名一貴已戕命官踞臺郡此異事也早料海疆宜急綢繆兄前月舟中起雷弟已閒談及之曾幾何時東方果有兵事不

幸言之偶中實兄建功立業之秋也屈指浙閩諸將師可屬大事無如兄者羽書徵調當在旦晚宜亟整甲帳具脯糒鍛戈矛選兵配艦以待出師大丈夫得提三尺為

國家誅亂討賊奠安桑梓何其壯也制府滿公智深勇沈可與共事但省會隅遠鞭長不及兄宜指陳事勢請其移駐廈門就近督師面商調度內有制府彈壓指揮兄可一意前驅無呼應不靈之患外有吾兄統兵殺賊制

府可高枕無憂繕飛報大捷之疏矣弟雖不才將鼓桴而觀之

與吳觀察論治臺灣事宜書

臺灣當朱一貴作亂之後干戈蹂躪哀鴻遍野繼以風災埽蕩癘疫連綿民之憔悴極矣二三年來文武和衷餘孽拔根地方寧靜撫摩噢咻瘡痍漸起然元氣猶未復也繼凋敝之餘則培養維艱消囂陵之習則教化宜急官斯土者可不百倍留心以訓民型俗久安長治為

已任今

天子眷念海疆慎簡賢能以明公才高行卓特命觀察是邦臺之民其有厚幸乎經濟內優納溝念切因其勢而利導之如王良使馬庖丁解牛無足煩措置也鼎元閩嶠書生識見淺尠明公以其曾贊戎行略悉臺地人情風土不棄固陋採及芻蕘敢不具陳所知以副公懇勤至意雖未必其言之當否而區區之心頗有與臺地人民相關切者苟千慮而一得亦聊補夫涓埃惟高明

察之

臺民積玩成習每故撓法令以試官長淺深立法之

初必誠必信凡文告號令必實在可行者方出之

無朝三而暮四言必踐禁必伸萬萬不可移易則

民知在上之不可犯而敎易從

臺地訟師最多故民皆健訟宜嚴反坐之法聽訟時

平心霽色使村啞期艾咸得自達其情得情時鐵

面霜威使狡猾財勢俱無所施其巧凡平空架害

審係虛誣不可姑息務必將原告反坐登時研究訟師姓名飛拿嚴訊責逐過水遞回原籍取本縣收管回文存案

臺俗好動公呈多武舉武進士主之皆因以為利非義舉也每有爭訟動輒盈庭宜遏絶

臺中逆孽雖平惡棍鼠竊不乏寛之則行刼又寛之則嘯聚星星之火將致燎原不可以其細而忽之也宜留心訪察凡白撞竊刼輕者黥面逐水重者

會同臺鎮分別杖斃馘耳逐水嘯聚者便宜行事
與臺鎮合稟報知制臺分報撫臺提臺勿用公文
勿詳解內地詳解則波累多人且文移駁詰往返
經年雖殺而民不畏
臺俗豪奢平民宴會酒席每筵必二兩五六錢以上
或三兩四兩不等每設十筵八筵則費中人一二
家之產矣遊手無賴綾襖錦襪搖曳街衢負販菜
傭不能具體亦必以綾羅為下衣寬長曳地輿夫

多袒裸而裲絧綿綢褌不可易也家無斗米服值
千緡饘粥弗充檳榔不離于口習俗相沿餓死不
變則夫崇奬節儉稍示等威實轉移風俗之急務
也

鴉片烟不知始自何來煑以銅鍋烟筒如短棍無賴
惡少羣聚夜飲遂成風俗飲時以蜜糖諸品及鮮
果十數碟佐之誘後來者初赴飲不用錢久則不
能自已傾家赴之矣能通宵不寐助淫慾始以為

樂後遂不可復救一日輟飲則面皮頓縮脣齒齞露脫神欲斃復飲乃愈然三年之後無不死矣聞此為狡黠島夷誑傾唐人財命者南洋諸番稱中國為唐猶言漢云今臺灣人稱內地亦曰唐山愚夫不悟傳入中國已十餘年厦門多有而臺灣特甚殊可哀也

臺灣賭風最盛兵民皆然廢事失業損財召禍爭鬬作非胥由於此宜知會臺鎮實心實力共禁之然表正者影直上行則下效未亂之先皆鳴鑼張益

呵道而聚賭無怪乎禁令不從也前人覆轍可為

車鑒

臺中胥役比内地更熾一名皂快數十幇丁一票之

差索錢六七十貫或百餘貫不等吏胥權勢甚於

鄉紳皂快烜赫甚於風憲由來久矣近或稍為歛

戢亦未可知宜留心訪察懲創一二以儆其餘至

本衙門胥役善窺伺本官意旨招搖撞歲見事風

生尤不可不防也

商船出入臺灣俱有掛驗陋規此弊宜剔除之在府
則同知家人書辦掛號例錢六百在鹿耳門則巡
檢掛號例錢六百而驗船之禮不在此數若舟中
載有禁物則需索數十金不等查六百錢之弊屢
經上憲禁革陽奉陰違萫船戸畏其留難不敢不
從故也重洋駕駛全乘天時若霽靜不行恐越日
即不可行或半途遭風至於失事差之毫釐謬以
千里敢愛六百錢乎六百雖微而六百非止一處

船户履險涉遠以性命易錙銖似宜加之體恤臺
船每歲出入數千統而計之金以數千兩矣一念
留心為民間紓省數千兩非小事也
商船水手多空缺數名所以私載無照客民而獲其
利者也牌照内大船水手二十五六名實在止有
十七八人中船水手十七八名止有十一二人或
遇颶風不能駕駛閒有悮事出口入口文武弁員
因以為利如鹿耳門查驗每空名例銀五錢惟恐

其不多耳無照容民或為盜賊風大人少或至覆舟通同作弊可為浩歎

民生各遂家室則無輕棄走險之思臺俗婚娶論財三十老女尚有待年不嫁者此等怨曠最足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所當急為嚴禁凡民間室女年二十四五以上者限三月之內逐一嫁完違者拿其父兄治罪

廣東饒平程鄉大埔平遠等縣之人赴臺傭雇佃田

者謂之客子每村落聚居千人或數百人謂之客庄客庄居民朋比為黨睚眦小故輒譁然起爭或毆殺人匿滅其屍健訟多盜竊白晝掠人牛鑄鐵印重烙以亂其號（臺牛皆烙號以防盜竊買賣有牛契將號樣註明）凡牛入客庄莫敢向問問則縛牛主為盜易已牛赴官以實之官莫能辨多墮其計此不可不知也

容庄居民從無眷屬合各府各縣數十萬之傾側無賴遊手羣萃其中無室家宗族之係累欲其無不

逞也難矣婦女渡臺之禁既嚴又不能驅之使去可為隱憂鄙意以為宜移文内地凡民人欲赴臺耕種者必帶有眷口方許給照載渡編甲安插臺民有家屬在内地願搬取渡臺完聚者許具呈給照赴内地搬取文武汛口不得留難凡客民無家眷者在内地則不許渡臺在臺有犯務必草逐過水遞回原籍有家屬者雖犯勿輕易逐水則數年之内皆立室家可消亂萌

臺人未知問學應試多內地生童然文藝亦鮮佳者宜廣設義學振興文教於府城設書院一所選取品格端正文理優通有志向上者為上舍生徒延內地名宿文行素著者為之師講明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身心性命之理使知孝弟忠信即可以造於聖賢為文章必本經史古文先輩大家無取平庸軟靡之習每月有課第其高下而奬賞之朔望親臨進諸生而諄切教誨之臺邑鳳山諸羅彰化

淡水各設義學凡有志讀書者皆入焉學行進益
者升之書院為上舍生則觀感奮興人文自必日
盛

臺民未知教化口不道忠信之言耳不聞孝弟之行
宜設立講約朔望集紳衿耆庶於公所宣講
聖諭廣訓萬言書及古今善惡故事以警動顓蒙之知覺
臺屬四縣及淡水等市鎮莊村多人之處多設講
約著實開導無徒視為具文使愚夫愚婦皆知為

善之樂則風俗自化矣講生就本地選取貢監生員或村莊無有則就其鄉之秀者聲音洪亮善能講說便使為之官待以優禮察其勤惰分別獎勵

臺灣地方寥闊兵防未增民俗悍鷙好為傾側雖太平無事不可忘有事之備也若收納拳勇免其差徭練為鄉壯敎之步伐止齊豈出官兵下哉道府四縣及淡水同知各設鄉壯三百名無事則散之農賈有役則供我指臂此古者民兵之法也民兵

不能給糧在用權術駕馭之臺民好近官長以為榮耀但時召至衙齋與之談吐如家人父子之相親切課其武藝教之戰法則人人自以為官長腹心無不踴躍從事但須約束有方無使藉勢陵民則多多益善不必限定三百數矣鄙見如此恐或畏其煩難則不如實心舉行保甲聯守望相助之規嚴窩隱匪類之禁亦救時急務也

臺地未有城池緩急無以自固磚石圍築費重事繁

錢糧無從出辦惟有種植莿竹為城而竹城亦需工本欲以白手空拳為國家設險守禦不勞民不傷財此大難事然肯以實心行之亦無難也先定其規模量明丈數不動聲色凡庭審輕罪應責者每一板准種竹五株自贖廿板則百株矣應枷者種二百株亦准免但必於臨刑時親詢其有力情願然後罰之不願勿强也無求速成無立意要罰只是常存此心順其自然守令俱皆如此不半年

城可成也城門各築敵樓如力有未及植木柵暫
蔽内外亦可守禦若有餘力更於竹外留夾道三
五丈另植莿桐一週廣尺密布又當一重木城外
挖一濠限之濠外採山蘇木子撒種當春發生枝
堅莿密又當一層保障再於莿桐城邊量築窩鋪
數十座以當砲臺為登陴守禦之所砲臺相離以
左右砲力管到之處為凖接連建築使敵不得近
城西面人家臨海無地可容竹桐築灰牆為雉堞

便施鎗砲不啻金湯之固也臺竹之性與內地不同內地竹無根不活臺竹一根可截三段植之雖罰多種不以為病也莿桐一樹可斫作百十株插地皆活尤易易者惟敵樓土牆頗費人力由此擴充以漸致之可耳天下事成於有心人無難為也臺地不蠶桑不種綿苧故其民多游惰婦女衣綺羅粧珠翠好遊成俗則桑麻之政不可緩也制府滿公保撫閩時嘗著蠶桑要法繪十二圖頒行郡縣

臺土寛曠最宜樹桑可倣而行之漳泉多木綿俗謂之吉貝可令民於内地收其核赴臺種之并令廣種麻苧織紝為冬夏布婦女有蠶桑紡績之務則勤儉成風民可富而俗可美也

臺灣田糧與内地不同内地計弓論畆臺灣計戈論甲每戈長一丈二尺五寸東西南北各二十五戈為一甲每甲約比内地十一畆三分有奇上則每年徵粟八石八斗穀價賤時每石三錢是每甲徵

本色銀二兩六錢四分較内地加倍若穀貴則不堪矣或有虗令折色每石七錢則又倍之倍矣但新闢土肥丈報未必皆實又或荒埔磽瘠溪谷衝淹乍墾乍棄不登版籍之地可以截長補短故其民亦不甚病然臺邑地方窄狹不比鳳諸臺邑民亦將不堪重賦矣切不可輕議丈量為清畝加賦之舉海外地土肥磽無常地震水衝滄桑倏變恐其後有額無田為官民之累不少若有意丈量則

須合臺鳳諸三邑酌量匀配勿致偏枯方為盡善萬萬不可加賦惟募民墾闢使地無遺利則賦不期加而自加矣

臺北彰化縣地多荒蕪宜令民開墾為田勿致閒曠前此皆以番地禁民侵耕今已設縣治無仍棄拋荒之理若云番地則全臺皆取之番欲還不勝還也宜先出示令各土番自行墾闢限一年之内盡成田園不墾者聽民墾耕照依部例即為業主或

令民貼番納餉易地開墾亦兩便之道也

臺灣舊有官庄為文武養廉之具今歸入公家各官救口不贍矣夫忠信重禄所以勸士況官人於遐荒絶域欲用其身心而凍餒其妻子使枵腹為國家辦事非情之平也既不許挈眷之官而三載任滿又令以陞銜再任三載六年海外拋棄室家誰能無憂内顧又賞賚捐輸百無所出不能得人死力未有不怠乃公事上馬者閉户茹蔬為僧為佛

下馬者取償於百姓之脂膏為鷹為虎孰與撫綏吾民哉朝廷蠲租賑恤動以百千萬計何愛此微末之刀錐謂官佃多不法能為盜賊則不法豈獨官佃治得其道盜賊可化為良況佃乎陷臺諸賊半屬游手半係衙蠹豈皆官佃為之與鄙意以為官庄猶古公田古藉民力助耕令官自養佃較公田更不病民舊庄雖没新地可再墾也查臺北有竹塹埔沃衍百餘里可闢千頃良田又當孔道衝

要曩以棄置荆榛故野番敢於出沒截殺行人墾為田園番患自息但地大需人非民力所能開墾莫若合全臺文武各官就此分地墾闢各捐貲本自備牛種田器結廬招佃永為本衙門恒產此不獨一時之利千萬世之利也臺地素腴隨墾隨收一年稻穀可足本錢二年三年食用不竭以天地自然之利為臣子養廉之資又可祛番害益國賦足民食此一舉而數善備者也

澎湖孤立海中無田地不生五穀全頼臺米接濟而

澎民貧乏不能預備一二月之糧載米太多亦無

售處必須食盡乃復再糴若颶風連綿一二月米

船不至則闔島嗷嗷待斃矣切須於澎湖建倉積

穀或行社倉捐輸之法或就臺鳯諸三縣倉粟估

定價值撥載萬餘石積貯澎倉遇米船不接之時

副將廵檢發糶濟急將價再買補倉使澎民無餓

莩之患此舉確不可易

土番頑蠢無知近亦習為狡偽新港目加溜灣蕭壠麻豆四社近府刁猾健訟哆囉嘓諸羅山次之鳳山以下諸羅以上多愚昧渾噩有上古遺意然俱皆供辦車輛策應兵役以及差傜絡繹走遞公文勞苦較臺民十倍向有社商頭家包攬貨物代番納餉名曰贌社番終歲所捕之鹿與畜産布縷皆為社商所有朘削不堪今社商已行禁革而傳譯輸納非通事不辦縣官每歲僉立通事換牌之時

有花紅規禮自數十金至六七百金不等重利稱貸夤緣必得而取償於番酷虐較社商更甚經諸羅令周鍾瑄通詳禁革署令汪紳文再行申禁令各番自舉通事稍予辛勞而惡棍訟師或夤緣道府衙門給牌奪充又有謀奪不遂唆番生事焚劫良民重賂土官謀草現在通事此社棍之害也通事之剋剝社棍之唆謀均當懲創無虐無縱使番黎安居循法樂役趨公乃大中至正之道而近時

制撫禁飭番車不許供應兵役甚至出軍搜捕亦令兵丁自負戴帳房糧草此法萬不可行使土番漸不安分莫肯服役事事與漢人角較亦欲如中國所為害將有不可言者矣

內山生番好出殺人然必深林密箐可以藏身乃能為害若田園平埔無藏身之所則萬萬不敢出也荊棘日闢番患自消是莫如聽民開墾矣番聞鎗砲之聲則驚逃數日不敢復至此可以番和番招

徠歸順招徠既久漸化漸多將生番皆熟是又為
朝廷擴土疆增户口貢賦也若畫地禁民無入番
界是亦一道然但能使民不入不能使番不出畫
去一尺則出來一尺勢必舉全臺而盡畫之乃不
能浮海入内地而日本荷蘭能浮海入内地者又
將鵲巢鳩居為邊疆之患害恐生番亦不能保其
有也

鹿洲初集卷二